

## 苏州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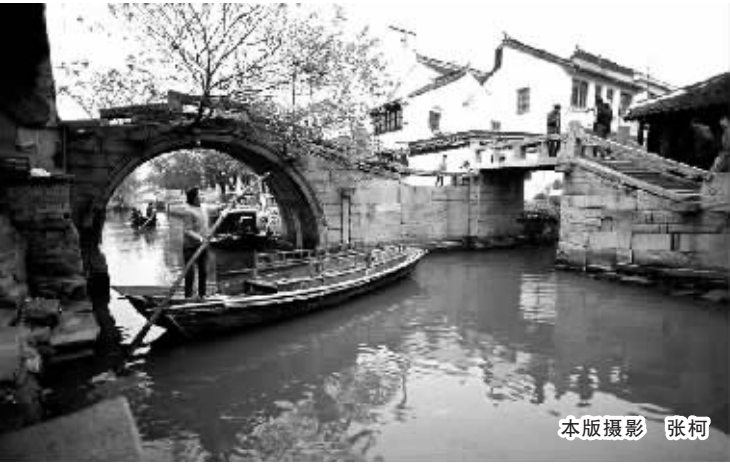
郑云峰

从苏州回来，拙政园、虎丘塔、寒山寺……这些景点的样子，很快就模糊起来了，但苏州的地接导游孔导却一直没有忘记。

第一眼看到孔导，觉得他最普通不过了：三十来岁，精瘦，方脸，小眼睛，嘴皮子薄，估计能说会道，符合他的职业特点。第二眼，觉得他很有神采：笑起来，眼角上扬，志得意满，颇忘情，有感染力，手握三角旗，腰别扩音器，指点江山，气吞山河。

他先介绍了自己，自称“小孔”，又称自己的服务水平一般。话锋一转，说：“一般一般，苏州第三！”我们半车人都笑，有人打趣他：“见过不谦虚的，没见过这么不谦虚的。”他嘴一咧，眉毛上扬，一脸坏笑，补充道：“老大已死，老二偏瘫……”这下，整车人都笑了，就算有人知道孔导的所有台词，也会被孔导的表演逗得前俯后仰的。在一个好的喜剧演员嘴里，台词是活的，活在表情、神态、情景、节奏之中。我能背出很多经典段子的台词，但观看那些段子的时候，依然会哈哈大笑，这就是高水平演员的表演魅力了。我认定，孔导有成为优秀曲艺演员的潜质。

有人给他捧哏：“小孔，你这水平，摆上舞台，就是一个大腕！”



本版摄影 张柯

孔导嘻嘻笑，说，上面没人啊。当然了，他的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要逗得多。

他带了我们几天，我们开心了好几天。我们像捧明星一样捧他，一路上不断地引诱他说“段子”，景点反而变得不过尔尔。我们强烈地感到：别人带团，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带团，是因为他喜欢干这个。我们捧他“比某某某还厉害”，这只是一个世俗的惯常虚套。他带着团，走在苏州大大小小的园林里，一路欢声笑语，和谐快活，可能就是最适合的一种存在。

离开苏州之前的最后一个活动，自然又是“购物”。孔导说：“你们看看就可以了……”后面全是大实话，说得很白。但是，很多团员还是买了不少东西。当然了，土特产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返回大巴车，孔导开心了，坏笑着说：“叫你们看看就可以了，还买那么多东西！中饭，我请每桌一瓶饮料！”

购物这么一个尴尬的环节，竟然能被孔导处理得那么自然和谐，我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华。吃了中饭，孔导把我们送上大巴车，跟我们惜别。孔导一走，很多人说：“有了孔导几天的精彩表演，这趟苏州之行，真是超值。我们就算买东西送他，也是应该的……”孔导的表现，让很多游客重新认识了导游这个行业，功德大焉。

以后，我们一家出去游玩，每碰到一个导游，老婆总会不自觉地拿他（她）跟孔导比。她总会对我说：“这个导游还行，但比苏州的孔导还是差了不少。”孔导俨然是我老婆眼中的行业标杆。如果被孔导知道了，他一定会得意地说：“一般一般，苏州第三！”

## 德天瀑布

周雪清

广西边陲大新县境内的德天瀑布，在中越边界归春河上游，紧连着越南的板约瀑布。瀑布横跨200多米，落差70多米，是亚洲第一跨国大瀑布。

深秋的一个晴日，我随旅游团来到德天瀑布。进大门刚步入下河谷的石阶已闻瀑声，到了归春河畔，远远望去，但见蓝天白云下，瀑布气势磅礴，在层峦叠嶂间，滚滚洪流迂回曲折，折而复聚，至悬崖边飞泻而下，一条条瀑布犹如一串串银帘挂在悬崖前，蔚为壮观。

远观犹不能尽兴，近看才更有味。河上有好些老乡的竹排可达瀑布下，于是上了一只竹排。归春河水清色碧，说是中越界河，却不见有明显的界线，对此，撑竹排的老乡说：虽说有界河，两国人民却是来往自由。果然，看到越南方一只竹排撑了过来，女的头戴尖顶竹笠坐在前头，男的戴着绿色头盔在后面撑竹排，中间堆放着几只纸箱，悠悠然撑向中方岸边，也不见有人干预。我不由暗暗思忖，到底是国情不同，中国人忌讳的

“绿帽子”，却深受越南男子的喜爱，远远望去越方河边的男子，几乎人人头上一顶绿色头盔。

我们的竹排接近瀑布前，惊心动魄的瀑声如雷震耳，飞溅的水雾在阳光下显得五彩缤纷，越接近，水雾变成了水珠，顿时如玉溅珠泻扑面而来，更显瑰丽雄奇。越南的板约瀑布也看得很清了，然而较之德天瀑布，它在气势上就差远了。

弃竹排，沿着瀑布旁曲折山道登上瀑顶，来到归春河上游，骤然见到汹涌澎湃的激流如银涛卷雪，又好似一条条小白龙，在绿树掩映的山岩间活蹦乱窜，一波三折，一折连一折，然后突然消失在悬崖边，其气势实是震撼魂魄。

继续攀登崎岖山道，虽说已是暮秋，这里却是四季如春，树木蓊郁，山花烂漫，一路赏心悦目，竟然不知疲倦。上了公路，前面路边一长排的货摊，商品琳琅满目，导游说这是中方的集市。过了集市，由公路边穿入一条小路，几经周折终于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53号界碑前。立在山岩石间

的界碑有新旧两块，相隔数米，新的一块是2001年建立的。这里虽说是边界，也无什么异常景象，依然来去自由。

其实这里真正吸引眼球的是53号界碑另一侧，即越南境内的集市，好大一片五彩缤纷的遮阳伞，摊头就设在高低不平的泥地上。出于好奇，中国的游客都拥向越南的集市。摊上有五花八门的食物、日用品、工艺品等。其中最夺目的是一瓶瓶精巧玲珑的香水，色泽明丽。越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而一直以来法国香水享誉世界，后来越南虽然独立，但制作香水的工艺沿袭了下来，所以摊上有许多香水出售，而且价格还很便宜，吸引了好些女游客挑挑拣拣，讨价还价。

站在集市边岩石上，远眺前方归春河。掩映着青山和一蓬蓬凤尾竹的归春河，静谧幽雅，美丽极了。

总第 5172 期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mailto:essay@cnnb.com.cn)

三江月

## 镇远古镇

葛劲松

一条S形的舞阳河穿城而过，一排排整齐的房子倚水而建，这就是被誉为“黔东南重镇、滇楚锁钥”的千年古镇——贵州镇远古镇。自公元前277年设县开始，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决定在这儿住一晚，领略古镇的风韵。为了能拍到镇远的全景，匆匆地下榻在杏林客栈，同行的童老师就急着独上石屏山，而我则沿着舞阳河悠闲地散步，也是各有所得。

镇远的主街道是顺城街，青石铺成的街道能看到岁月的沧桑。两侧店铺林立，大多是仿古的建筑，也夹杂些古老的建筑，大都是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街道上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琳琅满目。沿着舞阳河，有大大小小12个古码头，可以想象昔日的繁华。

沿着街走到底，是一个码头，抬眼可见倚山而建的青龙寺建筑群，这是一组规模宏大的明清宗教建筑群，既有佛教寺庙，又有道教宫观和儒家祠庙，三教合一，蔚为壮观。河上横跨着一座七孔桥——祝圣桥，左侧的山峰是石屏山，登高可以远望镇远全城。这是镇远最美丽的地方。

坐在祝圣桥上听一位镇远老人细数镇远的历史，他说这城有2200多年了，河的北岸是旧府城，河的南岸是旧卫城，元代清代为道府所在地。700多年前，桥下还藏有一把宝刀。这儿是通往滇楚的必经之地，历来是军事重镇。桥上的亭子也有很多年的历史了。我循着他的介绍，把目光投向了那座古亭，细细端详这历史悠久的古建筑。但见亭的一面写着“云汉天气”的横匾，对联是：人上翠微梯，蓬岛春阴天尺五；客来书画舫，桃花流水月初三。亭的另一面挂着横匾“河山柱石”，两侧的对联是：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緬人骑象过桥来。南去北来，缅甸汉驹，都要走过这座古老的小桥。

夕阳渐渐地西下，镇远的灯渐渐地亮了。如果说白天的镇远是一位素朴淡雅的女子，晚上则是一位盛装的佳人。

我又回到了祝圣桥边，灯光变幻着红色、绿色、黄色、蓝色、紫色，使得这座古桥每时每刻都给人不同的视觉美感；青龙山上的灯光也亮起来了，那些历经千年的建筑焕发出动人的光彩；镇远家家户户的灯光都亮起来了，灯火绵延十几里，蔚为壮观！镇远的夜晚是如此的楚楚动人！

我沿着河岸不停地走，河边尽是纳凉休闲的人们，一直走到古城墙，但是眼前的灯火还是望不到尽头。我很想绕到河的对岸去，看看时间已是夜里11点多了，于是放弃了绕河回来的念头。回到客栈已近子夜时分，然而河边的人还没有散尽。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去找寻真正的镇远老城区，那倚山而建的老房子集中在四方井巷一带，是专门用来供游人游览的。从四方井巷到仁寿巷，有陈宅、袁宅、林宅、刘宅，有四方井、猪槽井。我们所到的只是古城的一角，看得出，这些老屋很少住人，但是你能感受到老城的韵味。

青老洞是镇远古城的精华，古建筑历史悠久，都是木结构的，建在中和山的悬崖峭壁上，采用了“吊”、“借”、“附”、“嵌”、“筑”等多种工艺，融儒道佛三教于一体。60元的门票有点贵，但是这对保护木结构的古建筑无疑是有意义的。

为了赶去凯里的火车，我们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青龙洞、万寿宫、吕祖殿、药王殿、玉皇阁、紫阳书院……只是匆匆地走过了，没有了昨晚的悠闲，有的只是神色匆匆。

如果有机会再来贵州，我一定再到镇远！



芮成钢 著 ④1

虚实之间

我经常跟别人讲，当了十几年政经记者，假如打开电视国际新闻，谁也不认识，这些国际政商领袖也没有一个人把你当成熟人，你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没有一点儿口碑，也挺失败。就好像一个化妆师给众多明星化了十来年妆，一个厨师给各界名流做了十来年饭，却从来没人记得住你的名字和长相一样。

等级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总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就他那样儿，连个副科级都够不上，凭什么跟大总理成为朋友？他们恰恰忘记了，小人物也是人，也可以和同样是大人物找到交集，平等对话。

曾经有人在网上发帖称，央视某“著名财经主持人”，刚从耶鲁回来，开着价值200万元的跑车参加国内某聚会，言必称“我的朋友克林顿”，聚会结束后还厚着脸皮找中石化副总讨要一张300元的加油卡。

我专访过克林顿，也在很多场合跟他交流过，但我们的确谈不上是“朋友”。我也没有一辆价值200万元的跑

车，不认识中石化的人，更不会开着如此昂贵的跑车去蹭一张连加半箱油都不够的加油卡。对我而言和大人物攀交情没有任何便宜可占，我既不能拿着跟某国元首的合影去签证不排队，也用不着靠这个来满足虚荣心（也许一开始是有的）。

我想发这个帖子的人一定很看不惯我和那些通常只出现在电视里的人称兄道弟，听上去牛皮吹得很大。换了我是他，也难免会不忿儿。所以该帖曾被我的个别前同事、同行热情转发，我都出于换位思考而予以体谅。

我自己倒是一如既往地愿意在工作之外，与受访者建立起某种默契的联系，不必太深，恰到好处就好。最近就有这么一则趣事，我在广州采访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御厨邦雄，先从他的名字谈起。我问他，“御厨”是不是“Royal Cook”（御用厨师）的意思？他说不是，在日语中，“厨”有金库的意思，所以“御厨”就是“皇家金库”（Royal Coffer）。

谈笑一番，两人频率趋于一致，他突然对我说：“我太太伺候你，不知你的打嗝儿治好没有。”我自认为和他们夫妇从未有过交集，于是听得一头雾水。他解释道：“我太太曾经参加过你主持的一场论坛，你说那两天常常打嗝儿，很难止住，请大家包涵。会后，她还教给你一个偏方。”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那天的确有一位日本女士来找过我，告诉我泡一杯绿茶，把两支筷子交叉架在杯子上，然后把这杯茶水分十口喝掉，立竿见影。“所以她让我问问你，那个偏

方管用吗？”

回想起来，在众多世界级领袖的采访过程中，这种极富人情味儿的细节很多，它们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从而让接下来的交谈更为真实，更有意义。对我自己而言，每当我打开电视，常常能在国内外新闻中看到几张熟面孔，回忆起我们之间短暂却精彩的交会，因此感到世界离我很近。

意大利总理蒙蒂的上任没有经过民选，而是临危受命，来收拾一个深陷债务危机的烂摊子。因此他被称为“统治罗马的新恺撒”“欧洲最重要的人”“挽救世界经济于又一轮重大危机的英雄”。总理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最近那场一小时的专访中，我突然说道：“刚才的问题提给蒙蒂总理，下一个问题要提给蒙蒂教授……”上任不久却深为政务所累的他意味深长地答道：“我都快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这番对话令我每每记起，便颇为感触。

很多大国首脑人物都有一个习惯，每年和几个全球核心媒体的出版人、总编辑或记者进行私人交谈，就一些关键问题彼此交换思想。我也因为一些特殊的专访经历，和受访者结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2010年2月，丰田汽车因全球大规模召回事件，爆发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事实证明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存在大量误判）。丰田章男作为丰田家族的继承人，被迫到美国国会山出席听证会，遭遇种种令人难堪的围攻与羞辱。

责编 胡晓新